

# 在抗美援朝战场与巴金相处的日子

■焦凡洪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90岁的老兵程茂友一直珍藏着著名作家巴金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给他的题词,“祖国人民的心永在你们的身边”。

尽管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战地笔记本上的纸页已经泛黄,但程茂友每看到这句充满深情的话语,他在朝鲜战场上与巴金相处的那段时光便会浮现在眼前……

—

1953年10月的一天,师参谋长曹海炳给程茂友交代了一项任务:“作家巴金同志要来我们师采访,师领导决定由你跟宣传科科长负责接待保障工作。巴金同志可是国内外闻名的大作家,你要协助谷科长安排好他的工作和生活,特别是要确保安全!”当时程茂友在志愿军第46军136师司令部通信科当参谋,接到这个任务,他感到既光荣又意外。说意外,是觉得这接待作家或记者的任务与他分管的工作是两条线,让他参与接待,可能是首长认为他写过一些新闻报道,属于师里的“文化人”,也可能是首长认为派一个军事干部能够更好地保证巴金同志的安全。不管首长出于哪种考虑,程茂友都感到十分幸运。他读过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春》《秋》,还看过巴金第一次来朝鲜战场时写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他对巴金怀有特别的崇敬之情,决心要把接待保障工作做好。

程茂友见到巴金是一天午后,在师长住的木板房里。当时巴金还不到50岁,但在年轻官兵心中他是一位有大学问的长者,程茂友称他“作家同志”。巴金亲切地握住程茂友的手说:“我是来向英雄们学习的,直呼我的名字就行。”巴金和蔼的一句话,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师长对程茂友说:“我和巴金同志已经说过,就住在师部,这里虽然条件也很艰苦,但总比一线连队好些。下部队接送就用我坐的那台吉普车保障。”程茂友观察着巴金的态度,见他微笑着没有吱声。程茂友想帮巴金到住处收拾一下东西,就说:“巴金同志,您只带上笔和本子就行了,咱们晚上还回师部。”巴金说:“我已把所有‘装备’都带齐了。”程茂友一看,巴金的手里拎着一个小包,里面装着文具、洗漱用品和几件换洗衣服,他的行装竟如此简单。这时,谷科长已安排好了车。巴金对谷科长和程茂友说:“咱们就不要到团机关了,直接去连队。”

二

嘎斯吉普车在道路上颠簸着直奔

## 心香一瓣

情至心处诗最美

## 月光下的码头

■汪天玄

黄昏时分,太阳开始西斜。也许是奔波了一天的缘故,太阳的光线渐渐失去了正午的火辣与炽热,温和了许多,亦如那缤纷的晚霞。

没多久,晚霞也落下去了。军港的夜晚,掠过丝丝凉爽。码头上,战舰沐浴在海风中,随波涛慢慢起伏,荡起的波纹推着浪花划破了那宁静而辽阔的海面。

一轮明月升起,宛如一颗夺目的宝石缀在湛蓝的锦缎上。银色月光映照在神秘的海上,随着波涛跳跃闪亮。

仰头观明月,月儿似乎格外地亮。侧身靠在石椅上,听着绵绵不绝的涛声,心中不禁泛起了更深的涟漪。月夜下的军港,那么神圣而静谧。让人忍不住沉思和遐想。

此时此刻,人民海军有多少战舰、多少水兵战友,正驰骋在远海大洋之上。伴随着海军战舰大练兵,月儿见

407团一连。这是一个英雄的连接队,驻守在板门店一线后侧的大德山里。一到连队,巴金就向谷科长、程茂友和连队干部表明了态度:“我就住在这里了,战士睡在哪儿,我睡在哪儿;战士吃什么,我吃什么,对我不能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他的语气非常客气,但也非常坚决。

这个连的连长在战斗中牺牲了,指导员空缺,主持工作的是副指导员马玉臣。马副指导员私下找谷科长和程茂友说:“巴金同志吃住在连队我们当然高兴,可这条件实在太苦了。我们尽量将生活安排得好一点,吃饭让炊事班单独做。但你们看巴金同志对自己要求这么严,我们给他开小灶肯定得挨批,请你们给巴金同志先做做工作。”谷科长为难地说:“我们去讲也得碰个软钉子。我通过和巴金同志接触,感到他说话做事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处处为官兵着想。在生活上,那就按巴金同志的意见办吧。工作上,我们多为他提供方便。”

晚餐,巴金与连队官兵一起吃的是大锅饭。就寝是在战士们戏称的“沙发床”上——在地上铺一层草、上面盖一块雨布。那天晚上,因谷科长到其他部队检查工作去了,程茂友和一个战士与巴金住一个帐篷。程茂友紧挨着巴金躺在地铺上,说:“巴金同志,让您受苦了。”巴金乐呵呵地说:“这已经很好了,我经历的战争多了,什么艰苦的环境都体验过。”

经过“观察”,程茂友感到,巴金没有一丁点大作家的架子。他说话虽然不多,但每一句话都不敷衍,特别替对方着想,让人感到温暖。那晚,他见巴金兴致很高,便与巴金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他问:“巴金同志,凭您这么高的水平,在国内听听汇报、看看材料不照样可以写作嘛,为啥还这样辛苦地出国到前线来采访?”巴金说:“你们是用枪杆子战斗,我是把笔杆子当枪杆子用。我们这个民族既多灾多难又英勇不屈,作家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我这半辈子尽跟战争打交道了,上海抗战一打响,我就跑到了上海;上海失守,进行武汉保卫战,我又奔向了武汉;日本鬼子对重庆大轰炸,我又赶到了重庆。我了解的都是战场上的真实情况,这样写出的东西才真实。可以说,我的前半生是在战火中生活的。这两年,我来朝鲜战场两次了,来了才更加懂得我们战士的可敬可爱,才更有创作欲望。这对我也是一种精神的陶冶和工作的激励,跟战士们在一起就想想着战斗。活着就要为奋斗活着,牺牲是为奋斗做了一个总结。”

巴金在这弥漫着火药味的帐篷里,轻声慢语地谈着自己的体会。这对于同样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程茂友来说,句句都温润着他的心灵。他说:“巴金同志,您讲得太好了,我还读过您解放前翻译的书,也都是励志奋斗的。”巴金说:“我是把翻译的作

证了人民海军70余年的发展壮大历程,也见证了水兵们那寂寞单调的海上战斗生活画卷,以及他们对祖国,对亲人藏在心底的思念。

熄灯的军号响起,月儿已高挂在战舰的桅杆上。眼前的月儿,更亮,也更清澈。

我睁大眼睛,恨不能穿过星空,目测到月儿背后更加遥远的星海。看着、想着,不觉更加激动和兴奋……

码头上,灯火依旧闪烁;海浪的拍打声,也越发轻盈悦耳。一艘艘新型战舰在月光下蓄势待发,等待出征的号令。

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战舰将从这里鸣笛起航,驶向和平的远方,去沐浴心中更高远的蓝色月光。

## 娄山关

■杨军

上山的时候,修好的道路平整,台阶平坦。但,我还是忍不住气喘吁吁。但我必须坚持,才能到达山的高处,感受那支红色队伍,如何在这里打了胜仗,并从胜利走向胜利。山峰陡峭。关于这个关卡过多的传说,我无意去重复。

品作为一种武器。那时我们的国家积贫积弱,任人欺负。一些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缺少思想、缺少精神。我到欧洲留学就是去寻找精神武器的。我翻译的书主要是针对青年人的,给他们送武器,鼓励大家为民族解放和复兴而奋斗。”

虽然帐篷里四处钻风,透着阵阵寒气,但巴金的话让同样是年轻人的程茂友听得热血沸腾。巴金还与躺在身边的另一位战士唠家常,问他的家乡在哪里,家中还有什么人。那位战士开始很拘谨,后来也很快地加入了聊天。他们的话题,把帐篷里的夜色越唠越浓,一直唠到了下半夜……

第二天一早,巴金就和他们一块起床了。他提出,要去阵地上看看。马副指导员劝阻说:“巴金同志,阵地您不能去。虽然宣布停战了,但敌人经常打冷枪冷炮,那里非常危险。”巴金说:“你们常年战斗在枪林弹雨中都不怕,我上去一次怕什么。”程茂友也想说服巴金不要上去了,见巴金和颜悦色但又异常坚定地说:“同志们的好心我晓得,来到战场我也是战士。你们不让上去,我怎样工作、怎样战斗!”程茂友和马副指导员只好与巴金爬上陡峭的山坡,攀上山顶。这里是与敌人对峙的阵地前沿,坑道和交通壕纵横交错,星罗棋布,每条都有一米宽、两米深。巴金被官兵们在敌人的炮火下一锹一镐挖出的这庞大的工事群震撼了,禁不住赞叹:“这工程太伟大了,战士们太伟大了!”

这一天从早到晚,巴金上阵地、下坑道、抄看连队板报、找官兵采访,又是很晚才睡。

第三天,巴金开始做程茂友的工作了,说:“你的工作那么多,就不要陪我了。打仗,通信的事情很重要。我和战士们在一起,你回去就告诉师首长放心吧。”

程茂友见巴金蹲在连队不走了,知道他决定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连队。

三

半个月后,程茂友借下部队的机会去看望巴金。一进连队,官兵们便纷纷对他说起“我们的巴金”。

马副指导员说:“巴金同志的工作真是太认真、太辛苦了,他与我们连的干部战士每个人都谈了一遍,有的还反复聊。战士们有什么心里话都对他讲,都把他当成亲人,他有着一颗金子般的爱兵心。”

一名干部说:“看巴金同志文质彬彬的,但是条硬汉。那天我们刚把一条坑道打通,下面是泥水,上面还落着沙石,他不顾危险就钻了过去,我们想拦都拦不住。”

一名战士说:“巴金同志对俺们兵讲真话、说实话,跟俺们相处得像胸前抱着的武器——铁!”

我只想认真地走一次,让自己的骨头变硬一些,让自己的精神强大一些。

没来过娄山关前,娄山关立在地图上,立在一首有名的词里。但来过娄山关后,我们心底必须得高高立起这样一座雄关。而后,面对困难,不会轻易低头或者退缩。

苍天在上,厚土在下。生命里每一个日子,都不容虚度,都必须倍加珍惜。生命里每一个日子,都是从头越过的日子,都是追逐梦想的日子,都是越来越好的日子。

## 最爱的模样

■李鹏举 吴上

都说我爱你,却不知是因那一身的迷彩绿。尽管相处的时间寥寥无几,还是愿意一个人往来数百公里,从我的城市到你的驻地。

都说我爱你至深,只因相处太少。若有一日,你我朝夕相伴,爱,也许会变了模样。他们不知道,我多么羡慕那所谓的“平凡”: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习惯了一个人,强颜欢笑;习惯了,独自面对生活琐碎的烦恼。就算如此,依然甘之如饴。都说我爱你,却不知是因那一身的

还有的战士说:“巴金同志什么事情都亲自干,想帮他打扫一下卫生都不让。他还自己跑到小沟沟里,用冷水洗衣服……”

这一天,巴金已从帐篷搬进了房子里。说是房子,其实就是半掘开山壁搭起的草棚。里面有了桌子和凳子,也是就地取材用木头临时钉的。这样,我们的作家就不用蹲在地铺上撑着膝盖写字了。

一见程茂友,巴金像久别重逢的老战友拉着他唠起来。巴金说:“这些天我太受教育了,我们的官兵真是祖国的优秀儿女,是最可爱的人。这个连的连长牺牲得惨烈啊!还有那位小卫生员,他是拿着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我看到他生前写下的遗嘱,他说他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如果牺牲了只有一个请求,希望组织能为他转正,他要吧仅存的40块钱留作党费上缴……”说到这里,巴金禁不住热泪盈眶。

程茂友也流下了泪水,他一方面为自己战友的英雄事迹而骄傲,同时也为巴金这样深入细致的采访、掌握了那么多生动的创作素材所感动。

四

巴金结束了在407团一连的生活,又去了其他部队。

程茂友最后一次见到巴金是12月18日。师里召开表彰大会,特邀巴金参加。程茂友被选为在大会上发言的机关干部代表,两人在那样隆重的场合又一次会面都非常激动。师首长请巴金在大会上讲话。他的讲话很简短,但主题鲜明,就是“祖国、人民、战士与爱”。这也是程茂友与巴金在一起时,听到他讲得次数最多的话。他最后说:“你们爱祖国,为了人民幸福和世界和平浴血奋战,祖国人民也深深地爱着你们,你们是祖国最可爱的人!”他的讲话赢得了全场官兵雷鸣般的掌声。

巴金就要离开师里了,程茂友捧上事先准备好的笔记本请求说:“巴金同志,请您给我题个词吧!”巴金谦虚地说:“题词不敢当,就算临别赠言吧。”于是,他轻轻地掏出了那支写过许多精美作品的笔,把一句饱含真情的话语永远烙印在了一位志愿军干部的心上……

“祖国人民的心永在你们的身边”,这也成了鼓舞程茂友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的箴言。这位清楚地记得1952年9月19日跨过鸭绿江时走了11分钟805步的老兵,于1952年10月1日又受邀参加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大典。当他所在的“致敬方阵”驶进天安门广场的时候,面对欢腾的人潮花海,他更加理解了这句话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和无穷力量。那天,他庄严地举起手臂,致敬祖国和人民的同时,也致敬那位了不起的人民作家巴金同志。

迷彩绿。他们不知道,我爱的人有太多“秘密”,我们最多的对话就是:早安/晚安/晚安+我爱你。还有一句“不能告诉你”!曾对着手机发,又捂着手机偷偷抹掉泪水,是我们相处的日常。

他们不知道,我爱的,其实是你身上的累累伤痕,和说起这些时你的云淡风轻。还有你那反差强烈的皮肤,黝黑中透着的执着与刚毅。这捍卫和平的颜色,是最令人心动的颜色。

穿上军装,你就是祖国的钢铁长城。穿上军装,你就成了我,最爱的模样。

文学  
作品

长征

第5008期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我没有见过爷爷,印象中的爷爷是来自我父亲无数次的描述。父亲说爷爷额头上有道很深的疤痕,是与鬼子血拼时留下的。

在我印象中,爷爷就是英雄。他那留在额头上的疤痕就是一个英雄特有的标志和荣耀,虽然我没有见过。

父亲讲不清爷爷参加的那个部队的番号,只知道爷爷是八路军。

爷爷16岁的时候就是一个能抱起一扇磨盘,挑起百十斤牛粪的壮汉了。在他17岁那年开春,他跟着自己的三哥加入了一支部队。那支部队刚好路过村子。爷爷顾不上跟亲人告别,就跟着队伍走了。没过黄河之前,部队打了几次仗,爷爷的三哥就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爷爷和战友就地挖坑把三哥埋了。这时,敌机又开始扫射了。爷爷一骨碌转到一条壕沟里,回头看着埋着三哥的坟头已经落下几十个弹头。

爷爷跟着部队在一个晚上乘小船过了黄河。十几条小船往返多次才将这支部队全部送过黄河。接下来,教官就教他们打枪、刺杀等许多动作要领。训练的10多天里,伙食不错。爷爷饭量大,一顿能吃下四五个馒头。部队开拔的时候,因爷爷力气大,连长安排他拉着装有弹药的架子车。一次夜行军,后面的一个架子车陷入泥泞中,几个人都拉不出来。爷爷过去双手紧握车柄,憋住气使劲一扯,这辆载着重物的架子车就被拉出了泥潭。部队领导拍着爷爷的肩膀笑着说:“好家伙,能吃能干活啊!”

终于等到跟鬼子面对面打仗的机会了。爷爷总以为鬼子长得像传说中的野人。没想到,鬼子的长相跟自己差不了多少。爷爷说,这些人太不算人了,不好好待在自家过日子,却大老远跑出来祸害人,跟村里的恶霸、疯狗没什么区别。

那次作战,爷爷用手中的步枪打死3个鬼子。多年后,爷爷跟父亲说,那是一次近距离交火,他隐藏在草丛中正面射击进攻的鬼子。一想到鬼子进村后无恶不作,村里人只要一有口气的都被打死了。爷爷说,那一仗,打得他心都疼。

在山西,爷爷打了有十几仗。身边许多战友都牺牲了。战斗间隙,爷爷总想起与自己一同过黄河的战友。爷爷平常不怎么爱说话,是个老实疙瘩。部队短暂休整时,他却闲不住,就去帮炊事员干些推磨或劈柴的话。一次用力过猛,他左手手指被砸伤了。卫生员跑过来要缝伤口,爷爷说不用缝,说着自己把断了的指头扯下来了。爷爷伸出滴血的残指对惊呆了的卫生员说,包扎一下就好了。

爷爷额头上的那道疤痕,是1943年深秋,在洪洞县韩峪村一次伏击战中留下的。那天天气很冷,田地里偶尔有着几棵挂着霜的大白菜。爷爷和几十名战士埋伏在这片菜园西侧的土墙后,鬼子的一队人马气势汹汹地进村了。随着一声“冲啊”,爷爷等人一跃而起前后夹击鬼子。惊慌失措的鬼子亮出刺刀,开始和爷爷他们血拼。一个鬼子用刺刀直刺爷爷的颈部,爷爷低头躲避时,刺刀刺中了爷爷的额头。爷爷全然忘了疼痛,像一头捕猎的雄狮,不顾一切地向敌人刺杀。直到伏击战结束,爷爷才知道自己被砍伤的额头,露出了骨头。

战斗结束后,爷爷因伤回家了。

后来,爷爷到煤窑上干活养家糊口。他额头上的那道疤痕,刚好是在煤窑里顶

# 爷爷的疤痕

■郝随德

着矿灯的地方。爷爷很少跟人讲起这道疤痕的来历,虽然有很多人好奇地问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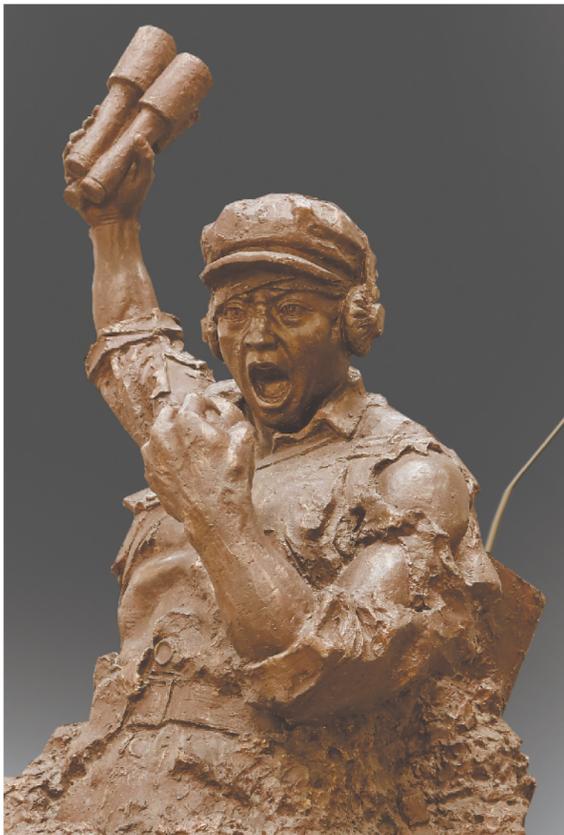
面对战争,受伤或阵亡是战士必须经历的。爷爷是战争中活下来的幸运者。爷爷说他不是英雄,比起其他战友自己差得太远了。他讲到一个战友因腿部受伤不能行走,就用手死死拽住鬼子,硬是咬掉了那家伙的一只耳朵。爷爷说这叫英雄。英雄就是跟敌人玩命,玩命的同时能活下来更好,活不下来就跟敌人同归于尽。

爷爷额头上的疤痕,成了爷爷生命中的一个特殊符号。而这个标志性的符号,似乎也爷爷赋予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在爷爷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处处彰显着一个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人,对生命的倍加珍惜。而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不仅仅是对生命的热爱。

下煤窑是很苦的体力活。经历过战争洗礼的爷爷在下煤窑的时候,总是争着干苦活、重活。慢慢地,爷爷成长为有一个有经验的老工人。他时常给新来的工友传授挖煤、拉煤、上罐笼等一些技术。对一些安全意识淡薄的工友,更是不厌其烦地叮嘱注意事项。有一次,一个刚结婚的年轻小伙子下煤窑,分到爷爷那个班。爷爷这一班的工作,是向井口处拉煤。从巷道深处到井口有5里多路,黑暗中仅靠头顶的那盏矿灯照着窄窄的巷道。

爷爷通常是把自己排在第一个,后面跟着一个班的人。那天,爷爷把新来的那个小伙子安排在了队伍中间。那天,大家把煤都拉到了井口,然后等着罐笼降下来装煤。那次,罐笼都上去好一会儿了还不见下来。等装煤的人就焦急地向上喊,让上面的人把罐笼赶快降下来。新来的小伙子也跟着喊,不知不觉中就站到了井口中央。爷爷抬眼看见了,赶紧喊他闪开。就在小伙子愣神的工夫,井口的罐笼突然降下来了。等爷爷扑过去的时候,罐笼已经结实实地压住了站在正中的小伙子……爷爷后悔地用头撞墙,责怪自己没有保护好这个新来的年轻人。爷爷被人拉住时,他额头上的疤痕渗着殷红的血。

打那以后,爷爷的额头上又多了些坑坑洼洼的伤痕。家里人不让爷爷下井了。不再下井的爷爷爱坐在正午的阳光下,眯着眼,想一些与生命有关的往事。



向我开炮(雕塑)

赵军安作